



同文馆

★ 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理解杜威

自然与协作的智慧

[美] 詹姆斯·坎贝尔 著

杨柳新 译

Understanding John Dewey
Nature and Cooperative Intelligence

James Campbell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712.51
K206

★ 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理解杜威

自然与协作的智慧

[美] 詹姆斯·坎贝尔 著
杨柳新 译

Understanding John Dewey
Nature and Cooperative Intelligence

James Campbell

B712.51
K206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7-357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解杜威:自然与协作的智慧/(美)詹姆斯·坎贝尔著;杨柳新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同文馆·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6388-7

I. 理… II. ①坎…②杨… III. 杜威,J. (1859 ~ 1952)-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B7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8167 号

Understanding John Dewey by James Campbell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a division of Carus Publishing Company, copyright © 1995 by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书 名: 理解杜威——自然与协作的智慧

著作责任者: [美]詹姆斯·坎贝尔 著 杨柳新 译

责任编辑: 田 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388-7/B·086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9 印张 300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献给琳达

杜威归来(丛书总序)

——儒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再次对话

孙有中 彭国翔 安乐哲

新世纪伊始的几十年里,中美关系似将成为这个世界各个层面的最重要的保障。不过这种被双方利益驱动的日益复杂的关系并不稳固,甚至有时还很脆弱,并且由于中美文化间缺乏深入的理解,双方的关系亟待推进。要推进这一关系不仅需要能够传达共同价值和文化渴望的词汇,同样也需要一种能够表达相互差异的语言,这种差异使文化交流成了相互激发和丰富的契机。

这个译丛介绍的是对美国哲学的研究性著作,而且初衷是为中国广大读者介绍美国真正的本土哲学,在介绍的过程中,纠正人们对实用主义的流误俗见:实用主义鼓吹的是权宜之计和投机主义,不配被视为伦理学。

这个译丛更大的雄心是鼓舞人们接续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的对话。为此,丛书的主编甄选出书目,经过相关领域的行家里手的倾力翻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努力,最终呈献给中国学界和广大读者。

毋庸置疑,在美国哲学与中国的“夙交”中,杜威是最重要的代表。就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杜威在其哥伦比亚的学生胡适和蒋梦麟的热情邀请之下来到中国。当时胡适和蒋梦麟已经在学界和新文化运动中迅速崛起,成为重要的革新者。在华的两年间,杜威在华夏大地周游讲学,刚刚起步的中国媒体不惜笔墨,广为报道。但罗伯特·克罗普顿和吴俊生在其编纂的《约翰·杜威:中国讲稿 1919—1920》中说:“杜威在中国大学里的哲学学者中间没有赢得多少拥趸,他们在欧洲

受的教育,也继续师从德法的哲学潮流。”^①在当时烈火烹油的革命狂热下,杜威的思想被当时的激进听众望文生义地“误读”了。他们觉得杜威的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需要更有效用,而非对专业的哲学领域。这种对杜威的误读只要不加以助长,是可以谅解的。^②

如今,我们有条件按照美国哲学本然的革命性品质对其进行重读,儒家哲学和美国哲学间的声气相通已被当代学界所察觉,在这两个传统中进行对话的里程已然发轫。

这一对话的开始之际,我们或许会受到这个事实的鼓舞:自称是“美国”哲学家的移民怀特海说过:“要想了解孔子,去读杜威;要想了解杜威,去读孔子。”^③在《过程与实在》中,怀特海进一步指出,他的“有机主义哲学似乎更接近中国思想的某些流派”^④。可是,同样是这个怀特海,在其他地方也曾经有点大言不惭地宣称:在哲学活动中,有趣比真实更好。综合这两点来看,怀特海这种地位的哲学家建议我们将和他“同父异母”的同胞杜威和更具异国色彩的孔子加以串读(tandem reading),这即便不是作为真理的谷仓,而是作为启迪的源泉,或许更佳。不过,真理却是所有事物中离我们最遥远的。

怀特海对于他与杜威和孔子所共享的那种过程性的感受(process sensibilities),似乎多有忽略,并且,怀特海在事实上也显然没有深思作为“实用主义者”的杜威和孔子。在怀特海看来,杜威和孔子都服膺于那种他所认为的天真的经验主义(naive empiricism),而除了屏蔽掉最枯燥乏味的哲学探险之外,那种经验主义自身也乏善可陈了。怀特海在将杜威和孔子联系起来的审视中,重演了威廉·詹姆斯在《实用主义》(1907)中辨识出来并加以说明的两难困境,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

① Robert Clopton and Tsuin-chen Ou, *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3, p. 13.

② 见顾红亮《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亦可参见张宝贵《杜威与中国》,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③ 参见 Lucien Price, *Dialogues of Alfred North Whitehead*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54), p. 145.

④ *Process and Reality*, Donald Sherbourne correct edition, N. Y., Free Press, 1985, p. 7.

的这一困境常常使我们的哲学进路遭受挫折。^⑤

怀特海首先有力地批判了唯理论的基督教神学,通过真理的形式化而驱逐了新奇妙趣。他接着突然转而攻击杜威和孔子,说他们创造了一种逃避了终极问题的经验主义,而终极问题是经验中简单事实的基础。此处,怀特海将孔子和杜威明确地批评为这样一种实用主义者:即他们将兴趣局限在单调的事实上,从而遏制了这种大有潜力的情况:那就是所谓“愚蠢”和“多余”的问题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新奇思路。怀特海对孔子太苛刻了,在他看来,孔子导致了一个事物停止变化的时代,他责备孔子造成了中国文明的僵化凝滞。^⑥不过即便在他轻蔑的评论中,怀特海仍旧认识到儒家哲学的实用主义向度,这至少有助于鼓舞我们通过揭示杜威和孔子的深刻来捍卫这两位思想家,以对抗怀特海本人的傲慢。

事实上,在怀特海所处的时代,对他本人以及他的同行来说,在杜威与孔子之间进行比较的任何思路都令人迷惑。但是,从我们目前的高度而言,我将论证:我们能够界定一套看起来毫无关系但实际上彼此相关的历史境况,多年之后,这种境况或许会得到权衡与考虑,并且,作为事后之见,或许还会被诠释为那样一种情况,即我们所期待的正是这样一种对话。我们目前的世界是否正在发生显著的改变,能够使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珠联璧合呢?杜威的归来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这一次不再遭遇五四运动的漩涡,杜威能成为一股助力去推动深深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思想吗?随着七十多个孔子研究机构在全美国的建立,对儒家哲学的精微理解最终会到达美利坚的海岸吗?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几乎全部是欧洲哲学,并且掌控了世界最高学府的坐席和课程,在波士顿、牛津、法兰克福和巴黎如此,在北京、东京、汉城和德里也差相仿佛。如果亚洲哲学和美国哲学在海外受

^⑤ William James, *Pragmatism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Penguin, 2000).

^⑥ *Dialogues of Alfred North Whitehead*, pp. 176-177.

到忽略,那么在它们自己国家的文化中,它们也同样被边缘化了。^⑦

在太平洋东岸的美利坚,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新实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哲学等旗麾之下,西方哲学内部正在进行一场批判。这场批判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用所罗门(Robert Solomon)的话来说就是“超越的伪装”(the transcendental pretense),诸如观念论、客观主义、宏大叙事(the master narrative)和“所予的神秘”(the myth of the given)。当然,在杜威所说的“哲学的谬误”(the philosophical fallacy),批判的也是同一个目标。“哲学的谬误”激发了杜威对观念论和实在论两方面的批判,杜威批评的是这样一种假定:一个过程的结果反而被当成了这一过程的动因。^⑧

过去的二三十年,尤其在美国国内(不仅仅在美国),我们见证了古典实用主义兴趣的复苏,其标志就是对美国哲学演变的深入研究与

⑦ 诚如 Raymond Boisvert, *John Dewey: Rethinking Our Time* (Albany: SUNY Press, 1998) 一书中所论:在 20 世纪初,美国哲学家不论在欧洲还是亚洲曾荣耀一时,但其影响在二战之前就烟消云散了。Harvey Townsend 在其 *Philosophical Id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e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34) 中指出了在他那个时代美国哲学的状况:

美国哲学在美洲是一个受到忽略的研究领域。之所以如此,部分地出于对欧洲的敬重。爱默生(Emerson)和惠特曼(Whitman)呼吁美国人思考他们自己的思想,歌唱自己的歌曲,他们的呼吁仍然被置若罔闻。无法完全说服美国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灵魂。

在随后两代人中,这种偏见仍旧显而易见。在《剑桥西方哲学史》(1994)的前言中,当提到该书不同部分的作者时,主编 Anthony Kenny 指出:“所有作者都受过英美传统的训练或授教于英美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作者都属于英美的哲学风格。”但是,在该书的主体中却并没有提到美洲的思想,没有爱德华兹(Edwards)、爱默生、皮尔士、詹姆斯,也没有杜威。有关美洲所提到的东西,只有在索引中出现的“美国革命与柏克”、“托马斯·潘恩”、“杰斐逊”,并且杰斐逊在正文中是作为“潘恩的朋友”出现的。显然结论是:美国哲学,即使是接近英美传统的思想家们,在塑造西方思想特征的过程中也作用甚微。委实,在美国,很少有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研究项目能够使学生直接受到美国哲学的认真而持久的训练。就像日俄战争是在日俄两国之外的中国的领土上进行的一样,美国的大学当前也基本上各种外国学术角力的战场。

⑧ 杜威早就看到,作为“哲学思维最为流行的谬误”,就是忽略经验的历史的、发展的和情境化的方面。正如他所见到的,其中方法论的问题出在:“从赋予个别因素以意义的有机整体中抽象出某一个因素,并将这一因素设定为绝对”,然后将这一个因素奉为“所有实在和知识的原因和根据”(John Dewey, *Early Works* 1:162)。有关历史、发展以及“哲学谬误”的脉络,参见 J. E. Tiles, *Dewey: The Arguments of the Philosophers Series*, London: Routledge, 1988, pp. 19-24。



日俱增,其中最好的就在这个译丛之中,这些凸显了杜威的贡献的专论把杜威的特点总结为:将常见的语汇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加以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当代学者们正在讲述一个重要的新故事,如今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杜威的中国学生没有真正理解他,其实扩而言之,如今的美国学生何尝不如此。

直至晚近,专业的西方哲学仍然忽略亚洲哲学而怡然自若(更不用说非洲和伊斯兰传统了),他们对于这些传统是怎么回事并不在意,这些哲学只不过是他们脑海中一些匆匆而过的印象。西方哲学乞灵于这样的理由:那些思想流派并非真正的“哲学”。如此一来,职业产生了“比较哲学”这样一个术语。这是一个奇怪的范畴,它与其说是在哲学上得到论证,还不如说在地域上得到说明。

但是,在“经典与多元文化主义争论”的脉络中,由一种在美国大学教育中推行“国际化”的明智需要所驱动,非西方的各种哲学传统已经我行我素地对哲学系的课程构成一种显而易见的“入侵”。从熙攘的世界会议到檀香山比较哲学的小圈子,再到波士顿儒家,比较哲学运动已经肩负重任,并且在目前看似巨大的西西弗斯式的劳作中也创造了某些契机。对比较哲学运动来说,胜利仍旧遥远,但是,即使有朝一日当胜利到来时,那将会是一场仁慈宽大的凯旋之舞,也就是说,在这场斗争中,成功也就是将“比较哲学”这一别扭的范畴从哲学词典中废除而已。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边,如今的中国不再满足于做世界的唐人街,而是正在经历着其悠久历史中最大和最彻底的变革。虽然当代西方哲学忽略了中国,但自从清季严复将西方自由主义引进以来,中国人广吸博纳以求富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哲学一方面忠于自己的传统并具有活力,一方面又是具有吸收力并绝对是“比较性的”。在20世纪,马列主义经过几代人不断中国化,而刚刚开始杜威实用主义以及儒学则被取而代之。同时,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许多杰出人物像张君勱、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则从欧洲哲学(主要是德国哲学)中寻找标准,将中国思想视为二流的概念(Chinese second order thinking)论证为一种值得尊重的哲学传统。不过对于我们所期待的对话而言,要注意的是:在五四时代儒学与杜威最初的相遇中,儒学被新文化运动的知识

分子们斥为阻塞中国动脉的血栓,妨碍了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那些新观念的鲜活流通,而杜威则被当成了一副解毒药。

今天中国当代哲学有了明显的发展,从初期的康德、黑格尔,到现在的维特根斯坦,尤其是现象学和海德格尔。从康德到海德格尔的兴趣转变对于儒家哲学和实用主义的对话的开启关系重大,尤其是对于本土思维的现代相关性,就更为重要。^⑨ 中国主权在 20 世纪中期的重新确立,以及最近几十年,中国作为一股世界力量的稳步成长,始终伴随着一种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更新的、批判的意识,以此作为自我理解的资源和平台,来应对被耽搁的但却不可阻挡的全球化。

然而欧洲哲学曾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标准的哲学,西方学术中关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被中国学者公允地忽略了,因为他们发觉自己很难从西方人对中国传统的思考中学到什么。过去的几十年,力图对中国文化进行转变和阐释的中国学者从关注被忽略的中国学者要贡献什么,扩展到了文化争论,并且对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阐释也日益关注。西方汉学的翻译和讨论在中国获得了斐然的反响。

这种相互渗透和补充的条件环境已经为开启美国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之间的新对话搭起了舞台,儒家哲学随着中国人对其传统的自尊和自豪感的生长已经恢复了显赫的位置。这套丛书是我们以及中国学界同仁认为的当代美国哲学研究中最好的著作,是我们推动这一对话的努力。

彭国翔 王立刚 译

(编按:孙有中教授审读了丛书中《杜威与美国民主》、《造就道德》、《理解杜威》、《阅读杜威》等译稿;彭国翔教授审读了《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杜威的艺术、经验与自然理论》、《杜威与道德想象力》、《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等译稿。)

^⑨ 见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要特别提及的是作为一本学术书,该书获得了出乎预料的欢迎。

前 言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美国的精神生活中,杜威的思想一直是一种时隐时现的重要因素。如今,杜威的影响又一次日趋显著。重新关注杜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值得一提的一个事件,是最近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分校杜威研究中心在乔·安·博伊斯顿主持下出版了杜威作品的全集鉴定本。杜威全集的出版使人们得以回顾并一览杜威哲学的全貌。对杜威的重新关注也应归功于下列这些学者对杜威的生活与著作卓有成效和富于启发的多方面的研究:托马斯·亚历山大、雷蒙德·博伊斯沃特、拉里·希克曼、斯蒂文·洛克菲勒、拉尔夫·斯利珀、詹姆斯·泰勒和罗伯特·威斯布鲁克。当前人们重新关注杜威的第三个、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于现今的哲学化话语的不满日趋强烈,它的思考既非源出于广泛的社会问题与论争,又不能对解决社会所迫切关心的难题有任何助益。而杜威着重关注的正是创造一种在上述这两个方面都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哲学。

我试图以一种便于全面观照杜威哲学视野的方式来展示他的思想的主题。在杜威看来,我们人类既是自然的生物,又是社会的生物;我们的生命源出于自然和社会的环境,而我们的生活又时刻与这些环境发生着相互作用。这个世界既是我们的过去,又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也是我们所运用的手段。杜威强调,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环境进行交流,这种交流植根于我们意识不到的渴望和不容置疑的信仰。而且,我们人类具有探索与评价的能力:我们能透过眼前的利益直指持久的价值,直达那些关乎人类的繁荣与福祉的行动、信仰和目标。杜威的核心观念即是对人类所具有的这种价值洞察力的信仰。他称之为智慧的这种价值洞察力不是一种个人的禀赋,而是一种群体的

禀赋。相互配合的探索者们组成活跃的共同体,正是这种共同体的协同努力能够为我们面临的集体性的问题提供最好的解决办法。因此,本书采用了这样的副标题:自然与协作的智慧(*Nature and Cooperative Intelligence*)。

在本书中,我试图展示一种全面地观照生活并且将它自己融入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经验之中的哲学的风貌。尽管这两个特点均与当代各种狭隘而孤僻的哲学化的思潮背道而驰,但它们对于理解杜威的哲学思想至关重要。例如,我将杜威全集中有关各领域的各种特定论题的观点归类,以便阐明这些论题的广度和它们之间的关联。为了表达得更为准确,我总是尽可能地引用杜威自己的原话,而不是概述他的大意。我也经常涉及一些杜威的评论者——他们并不都是哲学家,但我所提到的这些评论者没有一个是思想狭隘的人——他们是杜威同时代的人,并且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与杜威关注着同样的社会问题。所有这些都将有助于读者在合适的社会背景中充分领略杜威的思想。

现在有许多人通过其他路径来理解杜威的思想;根据当今各种各样的著作家的看法,杜威的作品包含着特定的价值观。这些著作家包括解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以及罗蒂和哈贝马斯的追随者等等,他们在杜威的著作中看到了关于许多关键主题的细致论述,诸如偶然性与可错论(*fallibilism*),过程与调适,以及在一个正在建设自己的理性基础的世界中建设民主社会的问题等。在本书中,我没有直接强调杜威与这些当代思想家之间在思想上可能的联系。尽管本书没有特意讨论他们的著作,并不表示我对他们的研究缺乏尊重。

我在本书中只限于考虑杜威的思想是因为我相信,充分地展现杜威的思想在他自己的社会背景中的面貌,本身是一个足够复杂与重要的工作。杜威将人类理解为一种运用智慧去应对生活问题的演化的社会有机体。人类扎根于自然环境,为环境所支持又经受其考验;人类必须面对在向他们敞开的多种可能性中寻找真正的价值的挑战;人类通过协作的方式来勉力增进他们共同的福祉。这一系列观点构成了一种宏阔而深邃的哲学视野,如果过分突出与当代思想家及其问题之间的

联系的话,就没法恰当地呈现与清晰地理解杜威的哲学视野。若能尽可能清楚、准确和充分地阐述杜威的思想,将不仅能满足兴趣广泛的当代读者所需,也会对那些感兴趣于哲学、社会思想和美国传统的读者有用,而且也适合那些兴趣在于历史事实或现实价值的读者的需要。

为了提供一种理解杜威思想及其在美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的必要背景,我注意到他的思考往往以一种对于美国历史的解释为基础,而我们现在发现美国的历史需要重建。我相信,当今的读者可能比杜威那时的读者更加怀疑所谓“美国例外论”或所谓独一无二的“美国经验”,当然,我并不觉得需要提醒读者这种差别。同样,我也没有告诉读者如何解释我涉及的那些二手材料或那些我在注脚中提到的内容。这些材料中的大多数观点我是同意的,也有一些我并不同意。然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便于理解杜威的著作及其产生的背景。

我相信,只要具备了一种理解杜威的作品及其在美国哲学与社会思想史上的地位的坚实基础,细心的读者将会透过杜威的作品契入与之同时代乃至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世界,从而领会杜威在思考那些至关重要的社会问题上所作的贡献。我相信,虽然本书读起来会有某种历史意味,但是我并没有向读者暗示杜威只是,或者甚至主要是一个历史人物;我也没有暗示我们自己面临的哲学问题不过是历史上的老问题。相反,在我看来,杜威的哲学展示了某种契机,使我们能重新思考哲学本身,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哲学发挥作用的方式。为了准确地把握杜威的思想,我们必须将它放在它自己的背景中来观照。对我们来说,为了理解,回顾是必要的;为了生活,向前迈进也是必要的。

目 录

杜威归来(丛书总序)/1

前 言/1

第一章 导 论/1

第一节 美国经验/2

第二节 杜威的生平与思想历程/7

第三节 实用主义/13

第一部分 杜威的基本哲学观

第二章 人 性/27

第一节 达尔文学说的根源/28

第二节 活的有机体/33

第三节 社会性的个体/39

第四节 探究的模式/46

第五节 杜威人性观透视/53

第三章 经验、自然与哲学的作用/66

第一节 经验的形而上学/67

第二节 经验与自然/74

第三节 心理上的安稳与物质性的安全/80

第四节 哲学的作用/84

第二部分 杜威的社会视野

第四章 善的界定/95

第一节 科学精神/95

第二节 作为道德科学的伦理学/105

第三节 利益与价值/118

第四节 人的需要与道德成长/127

第五章 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136

第一节 政治危机/137

第二节 概念上的重构/143

第三节 新旧“个人主义”/149

第四节 重新思考“自由”和“社会”/157

第五节 “民主”意识的提升/167

第六节 制度重构/173

第七节 社会探究/181

第八节 作为一种合作实验的民主/188

第九节 教育与民主/200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209

第一节 我们能满足民主的要求吗？/210

第二节 协作性的探究靠得住吗？/219

第三节 杜威式的回应/232

第四节 社会向善论与责任/240

第七章 作为一种宗教目标的人类共同体/248

第一节 杜威与宗教生活/249

附 录/264

参考书目/265

索引/281

第一章 导 论

1

莫里斯·柯亨曾经写道：“杜威是那种以其深刻的简单打动这个世界的哲学家，就这个特点而言，他与斯宾诺莎非常相像。”^①柯亨描述的这种简单决不意味着，我们以漫不经心的和浅薄的方式就能够了解杜威的著作，当然，企图如此领会斯宾诺莎的著作也是不可能的。要参透杜威思想的精髓，需要严肃的理智上的劳作，同时也需要对杜威生活与创作的思想氛围有切实的把握。本章的任务就是要描述杜威当时精神生活的背景。

如果我们从进化的和过程的视角来理解美国的经验，那么我们对杜威的哲学思考就能够有一种最好的理解；也许，说到底这是唯一能充分理解杜威思想的一种方式。尽管以这种方式来阐释美国历史的正当性(*validity*)可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要点，但我们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是这种阐释所包含的内容(*content*)。杜威在理智上的成熟发生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中，适逢这个社会正在从新世界的挑战中生成它自己的自我意识。美国意味着什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一种重新开始的机会，意味着从旧世界迈向新世界，或者在新世界中挺进；总之，是一种重新开始的机会。在这种机会中包含着一种立基于真实可能性的乐观主义精神：我们能从我们的错误和失败中学习，无论挫折是多么痛苦，但它最终意味着成长。

这种充满机会的生活在理性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信仰、理想、

① 莫里斯·柯亨：《美国思想》(*Morris Cohen, American Thought*)，第293页；参阅柯亨：“后期哲学”(*Cohen, "Later Philosophy"*)，第255页。[完整的参考文献信息见书后的参考文献目录。]

- 习俗、道德等提供了表达方式;这些精神现象源于并且因应其所处的环境,因而它们本身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处于变化的过程之中。尤其是新世界的理性生命的成长不得不从人们新生活的实践中获得其滋养,而不是仰赖于对固有传统的持续开发。就自由和平等而言,这些机会在政治上的意义也是极其重要的。社会本身是人们与各种制度之间互动变化的一种过程;制度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过时,因此,就必须对它加以变革。

杜威既承认美国的这种前景具有大体的历史准确性,也承认它对美国社会未来的理性与政治重构具有深远意义。对杜威来说,这种认识并实现经验中的可能性的精神具有两个主题,其中一个主题源于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著作;爱默生召唤新世界的公民摆脱以往教条的束缚,全身心地投入新生活,这对杜威的作品影响至深。另一个主题源于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著作;达尔文揭示了生命现象中无所不在的变迁,并且强调了生活形式的调适的重要性。强调民主精神和强调持续不断地克服挑战的种种努力,这两个孪生的主题正是杜威理解美国经验的关键所在。

第一节 美国经验

展现美国哲学独特性的一种方法,是揭示它蕴藏于独特历史经验中的根源。通常这段历史要从新英格兰的清教徒说起。他们是英格兰的加尔文派教徒,因突破罗马的传统及其信仰实践的激进企图而不为英格兰的教会所容;他们来到马萨诸塞湾的使命是要建立一个如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所说的“山巅之城”(a City upon a Hill),以便跟随他们的英格兰新教徒们参照和模仿。清教徒遵循复杂的教义和严谨的神学理论:上帝无限的大能,人性在根本上的堕落,在上帝和他的选民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选择性的拯救与个人的作为无关,加入教派的条件极其严格,等等。清教历史的详情是令人入迷也